

蒋韵/著

悠长的邂逅

JIANG YUN

知藏出版社

悠长的邂逅

蒋韵 著

和藏出版社

总编辑：徐惟诚 社 长：田胜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悠长的邂逅/蒋韵著. -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02.8

(布衣石榴丛书)

ISBN 7-5015-3557-4

I. 悠… II. 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2041 号

责任编辑: 孙莉莉

责任校对: 马 跃

责任印制: 张京华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话: 010-68318302)

<http://www.ecph.com.cn>

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111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015-3557-4/I·291

定价: 1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想开一家这样的书店 ···· 33

血色黄昏 ···· 30

声音回家的同时 ···· 27

夜晚的三门峡 ···· 24

仪式之美 ···· 21

『家』与『家园』 ···· 19

幻想做个好主妇 ···· 15

日常生活和假日休闲 ···· 9

城市之夜 ···· 7

鱼汤 ···· 5

城市的幸事 ···· 2

城市之夜

回忆彭志明	89
李笛安看『三国演义』	85
记性	80
秋天说红枣	77
荔枝、世界杯足球赛和东北	73
告别师专	66
关于北大	62
阅读田野	59
最后一次送行	56
来了新疆人	52
阅读的时光	48
首饰	44
一首无名小调	41
第一条『喇叭裤』	38
最后一次送行	

在哪里和你相遇	· · · · ·	136
日记的魅力	· · · · ·	134
红殇	· · · · ·	132
另一种照耀	· · · · ·	128
回家的路	· · · · ·	126
小城图尔	· · · · ·	122
和一条街萍水相逢	· · · · ·	118
在巴黎听朗诵	· · · · ·	113
我的译者	· · · · ·	109
金顶台怀	· · · · ·	104
声音是什么	· · · · ·	101
想像的边界	· · · · ·	96

另一种照耀

走台口之第五天	： 狂欢节	· · · · ·	179
走台口之第四天	： 等待明天	· · · · ·	176
走台口之第三天	： 流水账	· · · · ·	168
走台口之第二天	： 开场锣鼓敲起来	· · · · ·	159
走台口之第一天	： 出发和在路上	· · · · ·	151
走台口	· · · · ·		150

出发在路上



它看似无端却有情有意
涌来却天长地久

城市之夜



城市的幸事

能有这样一处地方，为我们安静而从容地保留一小碗应时应景的西湖藕粉和新鲜桂花糖，保留几只故事性的玫瑰萼笋圆子，应该说是我们城市的幸事

去年秋天我去老师尤敏先生家做客，她请我喝西湖藕粉，吃黄桥小烧饼。因为她刚从苏杭和南京回来，又因为她本是苏州人，向来喜欢江南点心。西湖藕粉端上来，扑鼻的一股桂花香。先生说：

“是新鲜的桂花糖，从杭州带来的。刚买来时，香得不得了，现在香味已经淡多了。”

我听得出话中怀乡的那点惆怅。至于桂花糖，久居北方黄土高原的我，实在没有多少资格说三道四去品评。我又见过几棵桂花树呢？但我知道在我老师的家乡，在江南，或者说是在昔日的江南，做桂花糖也算是三秋的盛事盛景之一。

我很喜欢到老师家做客，这怕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在老师这里，常有某种意外之喜。比如这样一小碗西湖藕粉，比如这应时应景的新鲜桂花糖，东西也许并不值钱，难的是“应时应景”四个字。在暮秋的北地，想起斜阳中的满觉陇，想起《迟桂花》，想起“十里荷花，三秋桂子”这些前人的词章，喜悦或感慨，是这一小碗点心盛不下的。

冬天去老师家，若赶上吃饭，也不须客气，坐下来，喝的是老师刚刚暖好的黄酒，绍兴加饭或花雕，里面加几颗话梅，那味道真的是好。

有一次说起张爱玲，我说她在《半生缘》里写到一种南京的小菜，叫莼笋圆子，是把莼笋腌了盘起来，中间塞一朵干玫瑰花。春节老师招饮留饭，一大桌盛饌里面，有一小白瓷碟，里面竟赫然摆了绿莹莹几只莼笋，只中心开一小朵紫玫瑰。老师笑道：

“特为你准备的，张爱玲的小菜，是亲戚从南京带来的。”

老师的丈夫梁先生是南京人，有亲戚从南京来，带只板鸭或鸭胗之类是可以想到的，但若带来家制的腌菜——莼笋圆子，不是老师特意托付了，谁会想到带这种东西来呢？这是整个春节期间，我吃到的最有味道的东西。

如今有一句话，叫“吃气氛”，为此很有人不惜一掷千金，水晶吊灯和进口墙布柚木餐桌都打在菜价里了，当然还包括玫瑰花、KTV以及小姐的微笑，等等。路易十三是“气氛”，轩尼诗XO是“气氛”，龙虾船是“气氛”，玉米棒子和老南瓜也是“气氛”，只要你肯花钱。花钱买来的“气氛”，或辉煌或高贵或典雅或怀旧，但它们总缺少了一些什么。

就像精彩绝伦的假花。

还有另外的气氛，大约已被我们遗忘了。比如“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再比如：“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还比如：“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样的气氛和情致，可是买不到的，买到也变了味儿。

所以，在今天，在我们日益进步和喧哗的城市，能有这样一处地方，为我们安静而从容地保留一小碗应时应景的西湖藕粉和新鲜桂花糖，保留几只故事性的玫瑰莼笋圆子，应该说是我们城市的幸事。

鱼汤

人和美味的相遇，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许一生中你都可能与它失之交臂。
人和美味的相遇，就像所有的相遇一样，也是一种
机缘，或者是一和宿命

我不善吃鱼，也不爱吃。举凡鱼类，不论是河鱼海鱼，名贵或不名贵的，都不喜欢。在广西吃石斑鱼，据说那是鱼中的珍品，我却尝不出它和鲤鱼有什么区别。记得有一年在上海、苏州，差不多顿顿有鳊鱼，那大约是江南吃鳊鱼的节令。同桌的人一筷子下去，就能品出这鱼是活着杀的，还是死了宰的，抑或是在缸里养了几天的，我却一片懵懂。只为了那句诗“桃花流水鳊鱼肥”，知道鳊鱼应该是很鲜美的，知道吃鳊鱼也是很美丽的事。

我的家乡开封是座古城。那里也是黄河大鲤鱼的产地。有一道菜“鲤鱼焙面”，是豫菜中的名吃。中原文化真是熟透了的，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典故，关于这道菜，就有一个和宋太祖有关的传说故事。第二届“黄河笔会”期间，我们一群人，“鲤鱼焙面”吃了一道又一道。人家吃鱼，我则只吃一两筷子细如发丝的垫底的面。说实话，那道菜留给我的只是一个民间传说和一种形式的美丽记忆，鱼红面白鲜艳如画，我爱其“色”，却基本不知其“味”。

有一年我独自回家乡。一个星期天，《开封日报》的几位朋友陪



我去陈桥。我们在著名的柳园口渡过了黄河。那是我第一次在黄河上乘船，也是第一次在黄河大堤上骑自行车。那天玩得十分尽兴，傍晚，就在柳园古渡口，在黄河大堤上，我们点火煮了一锅鱼汤。鱼是新鲜的小鲫鱼，一个女朋友早晨从菜市场买来收拾干净装在保鲜袋里带来的，还有一只小钢精锅。我们在河堤上捡了一些树枝干柴，点起一堆篝火。大家围着篝火看那只钢精锅冒出白气。后来有了月亮。黄河上的日沉月升是那么静谧的事。黄河的辽阔，也是在那一次领略到了的。

鱼汤原来如此鲜美。几尾鱼、一撮盐、几根柴禾，烧出了如此新鲜的美味。我第一次知道了鱼的鲜美。那种新鲜的味觉有如一次奇遇。我如醍醐灌顶。人和美味的相遇，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许一生中你都可能与它失之交臂。人和美味的相遇，就像所有的相遇一样，也是一种机缘，或者是一种宿命。

黄河边吃鱼汤这种事，一生中也许就仅此一次了。

城市之夜

这样的夜晚当然很热闹，有酒有歌；这样的夜晚还很旖旎，有声有色。只是，这样的夜晚是邂逅之夜，一个永远的邂逅。它从不能使人和人真正相遇。

我们城市的夜晚刚刚亮起灯还不多久，但人们终于有了一些去处，歌厅、舞厅、吃宵夜的餐馆，等等，当然，大多数这一类去处还不属于普通的工薪阶层。

有客自远方来（未必是朋），例行公事似的，接待地点移向了公共的去处。吃吃饭、喝喝酒、唱唱歌，几杯酒下肚，初次见面的生客就变得像是自家换帖子的把兄弟了。一顿饭吃下来，俨然就成了生死哥们儿。当然，酒醒人散之后，陌路人还是陌路人。

这样的夜晚当然很热闹，有酒有歌；这样的夜晚还很旖旎，有声有色。只是，这样的夜晚是邂逅之夜，一个永远的邂逅，它从不能使人和人真正相遇。

非常想念某些从前的夜晚，属于谈话的夜晚，纯粹的“清谈”，二三知己，四五友朋，清茶一盏，聊至深宵。那是对夜晚的尊重。那话题是可穿透人心的，那茶的清香也是可穿透人心的。茶是不值钱的炒清，但很新鲜，友人从江南寄来，而且在信中告诉你茶的出处——杭州杨梅岭，或者翁家山。



多年前有个北方朋友去杭州，没去看三潭映月柳浪闻莺，却是按照《迟桂花》里所指示的路线，上了杨梅岭，在茶农家里过了一夜，看茶农炒新茶。多年后我也见到了炒茶，不过是在北京，在象征时尚的人流如潮的燕莎商场，炒的是新鲜龙井，现炒现卖，当然那茶叶是贵的——800元一斤。

诗意大概只存在于时尚之外。

我想念那些遥远的夜晚，是因为我古板地认定，能使人相遇的夜晚，是美丽和魅力无穷的，是夜的精神和精华。相遇是人生际遇性的时刻，在现代社会，人与人真正的相遇，如同奇迹。而奇迹，是诗。

我已经渐渐遗忘了“相遇”的感觉。我们彼此笑着，笑歪了嘴，觥筹交错之中，说着那些“感情深，一口闷”之类的酒桌上的豪言，心里却知道什么是人走茶凉。明天，我会连他的名字也记不住。

就像城市已失去真正的星空一样，也许，它还会失去真正的夜晚。

日常生活和假日休闲

生活的趣味，生活中弥漫或潜藏的诗意，
在我们手里是彻底地被放逐掉了，被一个市场
化、商品化或后工业化的时代放逐掉了

我不会做饭。这绝对是一个缺陷。我也不做饭，这恐怕就是一个更大的缺陷了。可我待客，骨子里我是个喜聚不喜散的人，依我的心思，恨不得日日呼朋唤友，酒邀饮，造它个盛宴不散的人生幻景。可第一，我不当官，无法用国家的钱买单；第二，我也不是大款，玩不起一掷千金的豪迈。这种时候，最希望的就是自己是个烹饪高手了，不仅身怀绝技，还能做“无米之炊”。

时下有一句广告词：“假日休闲何处去？”下面接着是“某某地方欢迎您”。比如某个商场，某个娱乐中心，某个旅游景点，等等，生活可谓丰富多彩。可事实上，我的感觉是，我们其实无处可去。

这个“我们”，指的是如我一样的平民百姓，或者说，如我一样的清贫文人，不包括人民公仆、大小款爷、富婆、富姐，还有身分特殊或暧昧的那些小姐们。我想我眼中的这个城市，和他们眼中的城市，肯定不一样，虽然这城市都叫“太原”，古称“关州”。当年唐人贾岛在这里客居十载，写诗道：“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同是一个并州，因了情感

的不同，在贾岛先生眼中还有这样大的区别呢，何况今天生活落差如此巨大的我们！比如说这城市的坐标，我认识的无非是迎泽大街、五一广场、南华门集贸市场，可人家就不一样，人家说金昌盛东边，钱柜西头，他们用这样的地名来区分方位，充分说明我们各自活动的半径是多么不同。所以，我从不认为我与这些人是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钱柜”那地方，我是最近才听人说起过，至今不知道它坐落在这城市的哪一个角落。说起“钱柜”，人们都说那是女人们去的地方，是妇女乐园，女人的世界，说那里气氛很好，很有“情调”。又碰上了一个我不喜欢的词——情调。这词简直泛滥成灾，和“温馨”、“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样，成为传媒为人们情感的想像力编造的一道篱笆，密不透风，划地为牢，封锁了通向深层情感和深度想像的道路。

有“情调”的钱柜，我想不属于我。我想不管它营造了什么样的“情调”，也许优雅，也许艺术，也许还有返朴归真的朴素或者波普，但这不过是它的外衣或曰“包装”，它里面的血肉之躯是一个“钱”字——纳钱之柜也！也许这“钱柜”二字有典。典出何处？恕我孤陋寡闻不知道。我知道的只是，莫说清贫无钱，就是清贵无钱，也休想进去，正可谓：欢乐大门朝南开，你若无钱莫进来啊！

我当然不是有钱人，我也不擅为有钱人“帮闲”和凑趣，所以，